



▲祝勇「故宮系列」第十本《故宮的書法風流》面世。

一個人與一座城的關係，真可以如此之深。他每天都要走進紫禁城的身體，紫禁城也一直活在他的心裏。他就是著名作家、故宮文化傳播研究所所長祝勇。今年八月，祝勇的「故宮系列」第十本《故宮的書法風流》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。這部作品透過李斯、王羲之、李白、顏真卿，以及「蘇黃米蔡」等十餘位名家的「書法故事」，鋪陳出一段段筆墨歷史。近日，大公報在北京對祝勇進行了獨家專訪。他表示，雖然紫禁城的歷史是六百年，但它身體裏保藏的文物歷史卻有七千年之久。接下來，他會繼續寫故宮，「故宮是一座不朽的豐碑，我想透過這個窗口把中華文明的線索一條條地梳理下去。如果有幸一直寫下去，我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夠為讀者搭建起一座可以參透中華文明的『紙上故宮』」。



▲祝勇致力於書寫故宮的典故與傳奇。孫佳妮攝

祝勇，一九六八年八月出生於遼寧省瀋陽市，原籍山東東明。作家、學者，藝術學博士，北京作家協會合同製作家，第十屆全國青聯委員，現供職於故宮博物院故宮學研究所。一九九〇年畢業於北京國際關係學院。歷任時事出版社編輯部編輯、副主任。一九九一年開始發表作品，九八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。擔任多部大型歷史紀錄片總撰稿。已出版作品四十餘種，包括《血朝廷》《紙天堂》《辛亥年》《故宮的風花雪月》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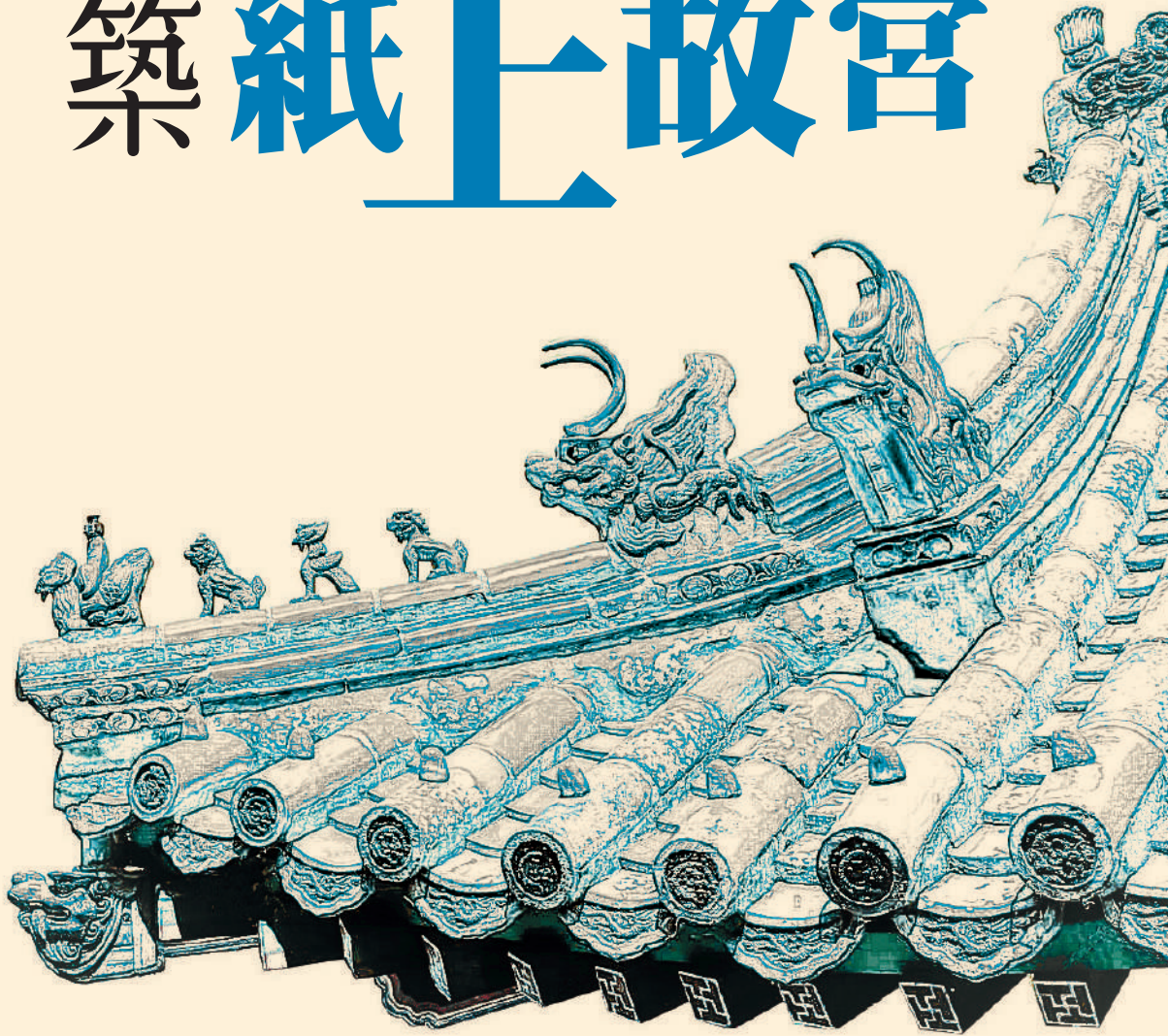
掃描QR Code
上大公網瀏覽
更多讀書資訊

編者按

作家簡介

祝勇：傾十年心血

築紙上故宮



大歷史中的小命運最動人

文貴情真

祝勇的寫作以故宮為母題，容易讓人誤以為「故宮系列」是高處落筆、大處着眼之作。事實上，祝勇寫故宮的特色在於細微處探索文明、借物事參悟人性。所以，當談及十部作品中最令自己動容的話題時，祝勇毫不猶豫地說，「大歷史中個人的小命運，最觸動我內心的情感。」

在《故宮的古物之美3》中，祝勇講了一個淒愴的故事。人生坎坷，情路蹉跎，作為「秦淮八艷」中的才女，柳如是最後嫁給了長她許多的大學者錢謙益。錢家家大業大，兩人又有一女，本以為可以安享天倫，誰知，錢謙益突然撒手人寰。柳如是的身分只是一名妾，因此錢氏族人聚眾轟趕這對母女，逼着柳如是交出房產和銀錢。此時柳如是平靜地

面對錢家族人，說請等一等，自己要上樓取些東西。很久之後，族人不見柳如是蹤影，便上樓破門，結果發現，柳如是已用三尺白綾了卻了自己的性命……

「寫到這兒的時候，我突然就熱淚盈眶，難以自制。我想到，在大歷史中一個人的小命運完全不可把握時，怎能不為之唏噓。」祝勇說，如今，柳如是畫作還靜靜地存在故宮博物院裏，每次經過那個展區，自己都會凝視良久。

同樣，祝勇在《在故宮尋找蘇東坡》裏寫到著名的《江城子》——十年生死兩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難忘……生人與亡魂之間的徹骨濃情，也讓祝勇深為動容。「當我寫到這裏的時候，我的心特別想流淚。古人與今人之所以能夠脈息相通，就因為他們用真情打動了我們的真心。」



▲祝勇著《在故宮尋找蘇東坡》繁體中文版，牛津大學出版社。

接續600年 再寫文物南遷史

筆耕不輟

仔細梳理下來，祝勇之前的寫作剛好停留在一九二五年故宮博物院建立。祝勇向大公報記者透露，自己下一部作品將書寫從一九二五至六五年間的「故宮史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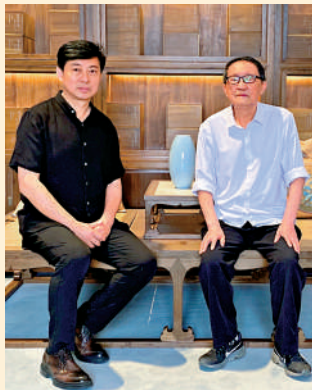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三三年元旦日軍攻陷山海關，北平危在旦夕，故宮國寶也開始了漫漫南遷路。其間幾乎跑遍了大半個中國，直至一九五〇至五八年，南遷文物才分批運回北京。當然，還有一小部分去了台灣。但最初，台灣並沒有合適的地方安放這些至寶。直到一九六五年入藏台北故宮博物院，這些寶貝才一時安定了下來。

「三十二年的遷徙之路，最終實分兩處，這些都是兩岸同根同源，同屬一個中國的見證。」祝勇說，自己正在打磨這部作品的書稿，很快這部作品也可以與讀者見面。「再之後，我想重新

回歸到『故宮古物』上，詳細梳理文物、藝術、文明之間的關係與脈絡。」

祝勇曾在《莊嚴先生與故宮文物南遷》一文中寫到：「他們（護送國寶南遷的故宮同仁）從長城腳下的北京城出發，過黃河，過長江，又溯長江而上，到岷江，到雲貴。他們從江河到江河，從平原（華北平原）又到平原（成都平原），十年八載，千里萬里，他們的生命力，並沒有在道途中有所減損，而是彷彿得到了山河大地、歷史文明的滋養，使筋骨血肉變得愈發堅韌茁壯。」

祝勇說，他們運載的那些古物，沉沉地壓在他們心底，給了他們信心，讓他們的心變得沉實安穩。他們衣履簡陋，捉襟見肘，表情裏卻蘊藏着無限的驕傲。他們知道，這樣一個創造出燦爛文化的民族，是不可能被打敗的。



▲祝勇透露下一部作品寫國寶南遷。圖為他與故宮博物院第二任院長馬衡之孫馬思猛（右）合影。馬衡曾於戰亂中主持故宮文物南遷。孫佳妮攝

「我最想寫偵探小說」

年少夢想

雖然「故宮系列」已經成為祝勇的一個標籤，但他內心深處藏着另一個文學夢，「我們這代人，小時候讀的都是福爾摩斯，至今想起，依然令人着迷。所以，其實我最想寫的是偵探題材的小說。」

「小時候，每當生病不上學，自己就會抱

起一本福爾摩斯看個不停。到後來，簡直都覺得生病不是壞事情了。」祝勇笑着回憶，自那時起，自己對高智力犯罪與破案的文學作品就情有獨鍾，並夢想有一天自己也能寫出那樣的小說。

事實上，祝勇的「故宮系列」也是另一個層面上的偵探小說。只不過，探的是國之文脈，察的是世道人心。

從《故宮的風花雪月》起，祝勇的寫作開始與故宮建立起明確的關聯。在那之後，《故宮的隱秘角落》《在故宮尋找蘇東坡》《故宮的古物之美》逐年而來，彷彿有約。直至二〇二〇年，祝勇推出了重磅作品《故宮六百年》，一舉成為紫禁城建成六百年之際最受歡迎的作品之一。今年八月，《故宮的書法風流》出版，成為祝勇「故宮系列」的第十本作品。在中國文化中，「十」意味着一個階段的完滿，同時也孕育着新的開始。從這個意義上講，《故宮的書法風流》注定是不同的。

大公報記者 張寶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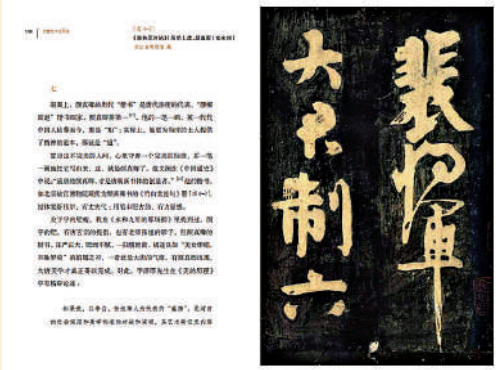
水墨蘸文明 法書自風流

《故宮的書法風流》從秦相李斯寫起，順着時流娓娓道來，直至文天祥為止。筆越千年，書家十四。讀者不禁想問：中國歷史上的書法大家燦若群星，為什麼偏偏選中這十四位？而且其中不乏李白、陸游等並非特以書家身份名世的人物？對此，祝勇自有一番深思熟慮。

「這次選定的主角，並不完全依據他們在書法史上的地位與影響，還要看他的法書有沒有一個深厚的闡釋空間。」祝勇說，「這個人物的書法作品，只是第一個層面；法書背後的故事，構成了第二個層面；而能否通過前兩者透視中華文化的精髓，便是我考慮的第三個層面。」在這方面，《上陽台帖》就是很好的例子。

《上陽台帖》是李白於天寶三年（公元七四四年）創作的紙本墨跡草書書法作品。帖書是一首四言詩——山高水長，物象千萬，非有老筆，清壯可窮。整幅作品蒼勁雄渾而又氣韻飄逸，用筆豪放又快捷流暢，法度不拘一格，結體參差跌宕。經啟功等名家鑒定，確認為李白傳世真跡，堪稱故宮文物的「寶中之寶」。

在祝勇看來，李白的詩作名揚四海，但李白仍有真跡傳世卻鮮為人知。常言道「紙壽千年卷八百」，紙的壽命通常以千年為極限，而這幅作品距今已經一千二百多年。而且在詩歌之外，今人還可以透過這唯一的法書，從另一個窗口更加直觀地領略詩仙的奔放灑脫、博大明娟，這何其難得，又是多麼值得書寫的一件事情。



▲《故宮的書法風流》裏，祝勇選取故宮收藏的書法名作，講述其不為人知的歷史故事。

故宮如豐碑 書寫未敢歇

自「風花雪月」開始，到「書法風流」暫為一收，十部為一套的「故宮系列」讓祝勇自己都頗多感慨，但傾吐出來，作家卻只用了八個字：滿懷敬畏，摸索前行。「故宮歷史悠久，底蘊厚重，雖然紫禁城的歷史是六百年，但它身體裏保藏的文物歷史卻有七千年之久。從新石器時代一直到當代，浩如煙海，它們也構成了中華文明從未斷流的一個明證。」

「從橫向上看，故宮文物的類別廣泛，青銅、玉器、琺瑯、書畫等二十多個大類。如果沒有一定的知識儲備，描述故宮確實是一件頗為困難的事情。」祝勇說，這麼多年下來，自己也彷彿在跟故宮玩一個按圖索驥、抽絲剝繭的遊戲，滿懷敬畏，摸索前行。

相比其他作品都是選一條線索打開宮門，《故宮六百年》則是對紫禁城的一次全景總覽。內容全面，資料浩繁，運筆難度可想而知。「當時真像是面對一大盤散沙，你怎麼去組織它，捏合它，重構它，真是頗費心力。」祝勇說，最終交稿時，自己真是長舒了一口氣，「我當時送給自己一句話——只要完成，就是好的。這是托馬斯·曼送給所有寫作者的一句勉勵。」

如果說，這十本「故宮系列」稱得上祝勇寫作計劃上的一個小目標，那麼，他的終極目標注定更加雄心勃勃。「接下來，我還會繼續寫故宮，寫第二個十本，第三個十本。」祝勇說，「故宮是一座不朽的豐碑，我想透過這個窗口把中華文明的線索一條條地梳理下去。如果有幸一直寫下去，我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夠為讀者搭建起一座參透中華文明的『紙上故宮』。」

部分圖片：受訪者提供



▲繁體中文版「祝勇文集」已出版七冊。圖為第一冊《故宮的紙墨餘香》和第二冊《故宮的古物之美》。